

# 許地山（1893—1941）與世界宗教史研究

—以許氏舊藏書中有關摩尼教研究文獻為中心—

馮 錦 榮

Hsu Ti-Shan (1893-1941) and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World Religion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Manichaean Corpora in Hsu's Private Collection

FUNG Kam-Wing

This paper attempts to give a comprehensive account of the intellectual biography of the renowned modern Chinese scholar-writer Hsu Ti-Shan (1893-1941) and his scholarly acquaintance with Professor A. V. Williams Jackson (1826-1937), Hsu's mentor in the studies of Manichaeism in Central Asia and China at Columbia University.

Keywords : Hsu Ti-Shan, A.V.W. Jackso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Manichaeism in China, history of world religions

## 1. 小引

1941年8月4日，香港大學中國文史學系講座教授兼系（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主任許地山（Hsu Ti-shan, 1893-1941）逝世。同年9月11日，香港大學文學院院長傅士德教授（Professor Lancelot Forster, 1882-1968）在1941-1942年度第一次文學院院務會議上決定敦聘陳寅恪（Tschen Yin-koh, 1890-1969）為中國文史學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sup>1)</sup> 9月21日，陳寅恪在《追悼許地山先生紀念特刊》上以〈論許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學〉為題撰文悼念摯友，他說：

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學，然於道教僅取以供史事之補證，於佛教亦止比較原文與諸譯本字句之異同，至其微言大義之所在，則未能言之也。後讀許地山先生佛道二教史論文，關於教義本體俱有精深

---

1) Minutes of the 1st Meeting (Session 1941-1942) of the Board of the Faculty of Art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eld in the Commercial Reading Room on Thursday, September 11<sup>th</sup>, 1941, at 4p.m.

之評述，心服之餘，彌用自愧，遂捐棄故技，不敢復談此事矣。<sup>2)</sup>

陳寅恪先生拈出“宗教史之學”為許地山先生治學之大宗，於“教義本體俱有精深之評述”，誠為確論。許地山（1893-1941）作為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學界研治世界宗教史、比較宗教史的先驅者，其研究跨度涉及摩尼教（Manichaeism）、佛教、道教、迷信、方術、“厭勝”以至“禮俗的田野考察”等領域。<sup>3)</sup> 許地山舊藏書典藏不少歐美、日本學者研治世界宗教史、比較宗教史研究的專書，成為許氏撰述

2) 全港文化界追悼許地山先生大會籌備會編：《追悼許地山先生紀念特刊》（香港：全港文化界追悼許地山先生大會籌備會，1941年9月21日）〈論許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學〉，6頁。

3) 關於研究許地山的專書或文章，為數不少，現列舉較為重要的諸種如下：柳存仁：〈論許地山的《扶箕迷信底研究》〉，《大風》（半月刊，香港）93期（1941年7月5日）；老舍：〈敬悼許地山先生〉，《大公報》1941年8月17日；陶亢德、林語堂、林憾廬主編：《宇宙風》（半月刊，香港）122期《許地山先生紀念特輯》（1941年9月1日），42-62，103-104頁；李鏡池（1902-1975）：〈吾師許地山先生〉，《宇宙風》122期（1941年9月1日），85-96頁；同氏：〈許地山先生底著作〉，《宇宙風》123期（1941年9月16日），115-119頁；全港文化界追悼許地山先生大會籌備會編《追悼許地山先生紀念特刊》（香港：同籌備會，1941年9月21日）；Editorial Board, Hong Kong University Union Magazine, “Professor Hsu Ti-shan”, *Hong Kong University Union Magazine* (October 1941), pp.10-11; O.T., “As I remember Professor Hsu”, *Hong Kong University Union Magazine* (October 1941), pp.11-12; Derk Bodde (1909-2003), “Hsü Ti-shan: (1893-1941)”,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6, No.3-4 (1942), pp.403-404; 羅致平、李鏡池、葉啓芳、于田等〈紀念民間宗教史家許地山先生〉，《民俗》（廣州國立中山大學）〔復刊號〕2卷3、4合刊號（1943年12月），79-88頁；建北〈許地山二三事〉，《大公報》（1948年8月13日），2張8版；萬方（即羅香林）〈許地山與香港的讀書風氣〉，《工商日報》（1950年2月2、3日），4頁；黃華節（即黃石，1901-?）〈我所認識的許地山先生〉，燕京大學香港校友會編《燕大校友通訊》（1967年10月15日），64-66頁；傅仕世〈關於許地山教授的兩三事〉，燕京大學香港校友會編《燕大校友通訊》（1971年1月31日），40頁；趙令揚〈談許地山——逝世三十周年——〉，《明報月刊》6卷9期（1971年9月），53-58頁；陳錦波《許地山與香港之關係》（香港：作者自印本，1976年10月）；周俟松（1901-1995）、邊一吉〈許地山傳略及作品〉，《新文學史料》1980年2期，134-138頁；楊玉峰〈關於許地山和《新社會》的一點補充〉，《新文學史料》1981年1期，276-277頁；盧瑋鑾《中國作家在香港的文藝活動，1937-1941》（香港：香港大學哲學碩士論文，1981年）、《香港文縱：內地作家南來及其文化活動》（香港：華漢文化事業公司，1987年）；同氏編《許地山卷》（香港：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1990年3月）；周俟松、杜汝森編《許地山研究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5月）；宋益喬《追求終極的靈魂：許地山傳》（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89年）；金應熙（1919-1991）〈五十年前的中文系與中文學會〉，任小菁主編《香港大學中文學會六十周年紀念特刊》（香港：香港大學中文學會，1990年），18-21頁；同氏〈回憶錄〉，《一枝一葉總關情》（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1999年增訂版），214-223頁；同氏：〈許地山老師和香港史研究〉，《金應熙史學論文集：近現代史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316-321頁；南京台港暨海外華人文學研究會編《台港文訊》（南京）4期《許地山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紀念專輯》（1992年6月）；李豐楙〈許地山及其《道教史》〉，《道教的源起與發展》（台北：美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年月不詳）；鄭煒明〈許地山的佛教文學〉，《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年6期，87-92頁；康新來〈許地山傳〉，《國史館館刊》，1996年21期，201-207頁；張惠珍《許地山文學之研究》（台灣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1998年）；王盛《落華生新探》（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3月）；馮錦榮〈弗雷澤（James George Frazer, 1854-1941）與許地山（1893-1941）——以《扶箕迷信底研究》為例〉，香港大學中文系、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合辦“許地山教授學術研討會”（香港大學中文系，1998年9月18-19日）宣讀論文，凡10頁；同氏：〈關於許地山教授（1893-1941）對社會人類學的認識——以許氏舊藏書中弗雷澤（James George Frazer, 1854-1941）的著作為中心〉，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合辦“香港史家與史學研討會”（香港浸會大學，2004年6月10-11日）宣讀論文，凡19頁；麥兆輝《許地山宗教學研究》（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M.A. in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論文，2003年）；陳偉強〈許地山的宗教身分取向〉，吳梓明、吳小新主編《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第一屆國際年青學者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

有關摩尼教、佛教、道教等世界宗教的重要參考資料，本文即冀對許氏研治摩尼教論著中的觀點乃至方法論作“考鏡源流”的蠡測。

## 2. 許地山的學術生涯

光緒三十二年(1906)，許地山肄業於廣東禮樂局韶舞講習所，也許這是許氏結緣關心民間音樂與禮俗的開始。翌年(1907)十四歲，許地山入廣東隨宦學堂，接受新式教育。此後，許氏先後隨徐展雲、龍積之(1860—1945)、龍伯純、倪玉笙、韓貢三等習經史，頗有經世之志。<sup>4)</sup>民國元年(1912)，許地山受

---

中文大學崇基學院，2003年)，241-271頁；Po-hui Chang, *Rejuvenating China: Hsu Ti-shan's (1893-1941) Quest for A Religious Formula*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2)；Douglas Adrian McOmber, *Hsu Ti-shan and The Search for Identity: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in the Short Stories of Lo Hua Sheng (1894-1941)* [Ann Arbor, Mich.: University of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85]；Robinson, Lewis Stewart, *Double-edged Sword: Christianity & 20<sup>th</sup> Century Chinese Fiction* (Hong Kong: Tao Fong Shan Ecumenical Centre, 1986) [傅光明等漢譯《兩刃之劍：基督教與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台北：業強出版社，1992年11月)]；(日)千田九一(CHIDA Kuichi, 1912-1965)譯《巢の中の蜘蛛》(東京：寶雲舍，1947年)；今村与志雄(IMAMURA Yoshio, 1925-2007)〈30年代の許地山——ある作家・學者の後半生(魯迅と30年代の中國文學)〉，《文學》44卷4號(1976年4月)，511-528頁；加藤千代(KATO Chiyo)〈許地山ノート1：平民像，說話性をめぐって〉，《人文學報》(東京)140號(1980年3月)，47-68頁；代田智明(SHIROTA Tomoaki)〈許地山における傳統と革新〉，《中哲文學會報》(東京)6號(1981年6月)，235-254頁；代田智明、松岡純子(MATSUOKA Junko)〈許地山研究資料(1)——許地山關係文獻目錄——〉、〈許地山研究資料(2)——許地山年譜〉、〈許地山研究資料補遺訂正〉，《野草》41號(1988年)，77-103頁，42號(1988年)，128-147頁，43號(1989年)，71-75頁；松岡純子〈「商人婦」論——Tagore, “On the Calcutta Road”との關連を中心として〉，《日本中國學會報》39號(1987年)，207-221頁；同氏〈「女國土」論——元曲「薛仁貴榮歸故里」との關連をめぐって〉，《中國文學論集》(福岡)17號(1988年12月)，70-97頁；同氏〈許地山研究覺書(一)——日本における許地山研究——〉，《長崎縣立大學論集》27卷2、3號(1994年2月)，579-586頁；同氏〈許地山と台灣について〉，《長崎縣立大學論集》27卷4號(1994年3月)，163-180頁；同氏〈許地山研究覺書(二)——許地山關係文獻目錄(1987-1995)——〉，《長崎縣立大學論集》29卷4號(1996年3月)，117-137頁；同氏〈許地山「黃昏後」論——ある理想の男性像について〉，《長崎縣立大學論集》31卷2號(1997年11月)，89-129頁；同氏〈許地山的「命命鳥」與夫人林月森之死——從佛典的角度來分析〉，吳俊編譯《東洋文論：日本現代中國文學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464-484頁；同氏譯注《落華生的夢：許地山作品集》(福岡：中國書店，2000年)；同氏〈許地山「枯楊生花」について——寡婦の再婚をめぐって〉，《東方學》107號(2004年1月)，105-120頁；同氏〈許地山における「異域」と南洋行〉，山田敬三(YAMADA Keizo)編《境外の文化：環太平洋圏の華人文學》(東京：汲古書院，(2004年12月)，185-206頁；松本淳(MATSUMOTO Atsushi)〈許地山研究——許地山の宗教觀とその作品の意義〉，《二松學舍大學人文論叢》49(1992年10月)，211-221頁；山田麻紀子(YAMADA Makiko)《許地山の宗教觀——《綴網勞蛛》を手がかりとして——》(名古屋外國語大學大學院國際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研究科修士論文，平成12[2000]年3月22日)；邵迎建〈張愛玲と恩師許地山〉，《山梨大學教育人間科學部紀要》3卷2號(2002年3月)，129-136頁；山田利明(YAMADA Toshiaki)〈近代人文學と中國民俗學——許地山《扶箕迷信的研究》〉，《東洋大學中國哲學文學科紀要》16號(2008年)，35-51頁。

- 4) 全港文化界追悼許地山先生大會籌備會編：《追悼許地山先生紀念特刊》〈許地山先生生平事略〉，1-4頁。榮按，龍積之即龍澤厚，廣西臨桂人，字積之，光緒優貢。後在廣州從康有為學，為萬木草堂學長。曾參加桂林聖學會、上海強學會、上海不纏足會、上海中國國會和自立軍起義。光緒二十九年(1903)，因為參加《蘇報》工作，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曾主持舊金山《文興報》，後為上海天遊學院教務長，編有《南海先生上書記》。龍伯純，即龍志澤，康

聘為福建省立第二師範學校教員。1913年，許地山赴緬甸仰光的中華學校任教，開始接觸佛教，約於同年信奉基督教。1915年12月，許地山回到福建，此後相繼於漳州華英中學校、福建省立第二師範學校任教，翌年在福建漳州受洗加入閩南基督教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有志於比較宗教研究。1917年，許地山入讀燕京大學文理學院（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國文系，1920年夏，獲文學士學位（B.A.）。1920年9月，許地山入燕大神科（School of Theology），隨劉廷芳（1918-1920年任紐約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宗教教育系教師，1920年任燕大神科副教授，1921年3月任燕大神科科長，1890-1947）研究宗教學。<sup>5)</sup> 10月，許地山回到福建漳州接夫人林月森和長女許樊新前赴北平，途中林月森病重，客死上海。林月森的死去，無疑促使許地山對“死亡”產生出一種“宗教意識”的昇華和體認。

1921年1月4日，許地山與鄭振鐸（1898-1958）、茅盾（沈雁冰，1896-1981）、葉聖陶（葉紹鈞，1894-1988）、王統照（1897-1957）、耿濟之（1898-1947）、郭紹虞（1893-1984）、周作人（1885-1967）、孫伏園（1894-1966）、朱希祖（1879-1944）、瞿世英（又名瞿菊農，瞿秋白之堂叔，1901-1976）、蔣百里（1882-1938）等十二人在北京籌組文學研究會。與此同時，許地山也已加入北京學生團社會實進會（Peking Students' Social Service Club）成為核心幹事，開始留意社會學和民俗、禮俗的關係。<sup>6)</sup> 許地山在北京學生團社會實進會的機關雜誌《新社會》（1919年11月創辦的旬刊誌，1920年5月25日被北洋政府警察局查封；編委會成員包括許地山、瞿世英、鄭振鐸、耿濟之和瞿秋白〔1899-1935〕）先後發表專文，內容涉及女性問題、注音文字、勞動和社會科學研究法等。<sup>7)</sup> 其中〈社會科學研究法（三）〉扼要地介紹

---

有為弟子，光緒舉人，因專長經學、《春秋公羊》學，先後被聘為無錫國學專修館，馬君武主持的廣西大學文史地專修科主任，著有《文學發凡》（上海：廣智書局出版，1905年）、《金母顧猷宜人傳》（民國時期石印本）。

- 5) 榮按，燕京大學神科（School of Theology）是由美國公理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美以美會（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和美國北長老會（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North）所組成的跨宗派聯合教育機構。
- 6) 北京學生團社會實進會為北京基督教青年會（Peking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附屬機構，1912年10月6日由北京基督教青年會秘書長步濟時（John Stewart Burgess, 1883-1949；1905年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同年往日本京都商學院教授英語，並成為京都基督教青年會的義工，1907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社會學碩士學位，同時在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進修，1909年畢業後即前赴中國，同年起至1919年擔任北京基督教青年會秘書長；1918年起在燕京大學任教，1922年創辦燕大社會學系）鼓動來自民國大學、匯文大學、明德大學、協和醫學校、稅務學校、北京大學、北京大學預科、高等師範學校、外交部俄文專修部、萬國改良會而為北京基督教青年會的成員為主幹而創立，以“聯合北京學界，從事社會服務，實行改良作風”為宗旨。詳參American YMCA National Archives, International Division, China, *Plan of the Peking Students' Social Service Club for 1915*, pp.8-11. 另參左芙蓉《社會福音·社會服務與社會改造：北京基督教青年會歷史研究（1906-1949）》（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7月），132-134頁；趙曉陽：〈步濟時及其《北京的行會》研究——美國早期漢學的轉型〉，《漢學研究通訊》，23卷1期（2004年2月），19-23頁。
- 7) 文章包括〈女子底服飾〉（《新社會》8號〔1920年1月11日〕，5-7頁）、〈強姦〉（10號〔1920年2月1日〕，9-11頁）、〈柏拉圖的《共和國》〉（11號〔1920年2月11日〕，3-8頁）、〈我對於譯名為甚麼要用注音字母〉（12號〔1920年2月11日〕，7-10頁）、〈社會科學底研究法（一）〉（14號〔1920年3月11日〕，4-7頁）、〈社會科學底研究法（二）〉（15號〔1920年3月21日〕，8-10頁）、〈十九世紀兩大社會學家底女子觀〉（16號〔1920年4月1日〕，6-8頁）、〈社會科學底研究法（三）〉（16號，8-10頁）、〈勞動底究竟〉（17號〔1920年4月11日〕，4-7頁）、〈勞動底威儀〉（18號

了“歷史社會學”的研究範圍，並舉“結婚制度”的各種形態為例說明社會的進化。他說：

結婚的風尚有異族結婚(Exogamy)和同族結婚(Endogamy)兩種。他的手續可以分做：(1)雜婚(Communal marriage)，這是未有家庭以前底結婚方法。他的變形就是以丁年的男人娶五六歲的童女，這個叫做“童妻”(Girl-wife)結婚；有用丁年的女人去和五六歲的童子結婚的，就叫做“童夫”(Boy-husband)結婚。(2)穉婚(Infant marriage)，這是將未成年的童男女配成夫妻，中國人養苗媳的風氣就是這一類的結婚。(3)掠婚(Marriage by capture)，這會男子進入他族去搶掠別人底子女為妻底結婚。(4)買婚(Marriage by purchase)，凡用財帛牛羊去換女人的都歸在這一類裏頭。(5)愛婚(Marriage by love)，這是文明社會的結婚，是我們應當鼓吹底。

這一段文字，最能表現出許地山對結婚制度和風俗之間的關係作過深思。此外，許地山在1920年8月創刊的《人道》(人道月刊社刊印)上發表聽講記錄稿〈優生學與社會進步〉(Dr. H. S. Galt〔筆者按，其漢名為高厚德，1941年12月8日燕京大學被日軍佔據時的燕大臨時主席，1872-1948〕講，許地山記)。1922年4月19日，許地山作為燕京大學代表參加了在北京清華學校召開的“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第十一次大會”。在此以後一年半內，許地山先後發表了兩篇深入討論世界宗教的性質及其發展歷史的文章，一為〈宗教的生長與滅亡〉(《東方雜誌》19卷10期〔1922年5月〕)；二為〈我們要甚麼樣的宗教？〉(《晨報附刊》〔1923年4月14日〕)。在〈我們要甚麼樣的宗教？〉一文中，許地山更指出“宗教的國度”有三：“(1)巫祝的宗教”，(2)恩威的宗教，(3)情理的宗教。<sup>8)</sup>復次，文中提到“我國今日所需要的宗教”時，許地山更直接地說：

總之我們今日所需的宗教必要合於中國現在生活的需要。我們中國古代“禮的宗教”既多流弊，近代輸入的佛耶兩教又多背我們國性的部分，宗教既是社會多年的產物，我們想即時造一個新的宗教也是不可能，所以我們指出現有的一個宗教而說她是最適合中國現在生活的需要是很難的。按耶教近年發展的趨向似甚合於上述的理論。<sup>9)</sup>

1922年夏天，許地山在燕大神科畢業，得神學學士學位(B.D.)。不久，他成為燕大文理學院新文學系系主任周作人的助教。<sup>10)</sup>同年，他和瞿世英、熊佛西(1900-1965)同任《燕大學生周刊》編輯；又撰有

---

〔1920年4月21日〕，2-5頁)、〈社會科學底研究法(四)〉(18號，15-16頁)、〈“五一”與“五四”〉(19號〔1920年5月1日〕，9-11頁)。榮按，許地山等人的〈社會科學底研究法〉諸篇，有可能受北京學生團社會實進會顧問步濟時〈社會工作方法〉(Methods of Social Work)一文的影響，參American YMCA National Archives, International Division, China, Local Associations, “Peking Studies in Social Service No. II - Methods of Social Work” by J. S. Burgess；左芙蓉《社會福音·社會服務與社會改造：北京基督教青年會歷史研究(1906-1949)》，142-147頁。

8) 許地山：〈我們要甚麼樣的宗教？〉，《晨報附刊》(1923年4月14日)，3-4版。

9) 同上，4版。

10) 參《周作人年譜(簡編)》，張菊香、張鐵榮編《周作人研究資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上冊，29頁。

《語體文法大綱》（一作《國語文法大綱》，民國十〔1921〕年中華書局出版）。<sup>11)</sup>

1923年8月13日，許地山與冰心（謝婉瑩，1900-1999）、梁實秋（1903-1987）、顧毓琇（1902-2002）、吳文藻（1901-1985）等一同乘傑克遜總統號客輪前赴美國留學。這一年的秋天，許地山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與紐約協和神學院合辦的碩士課程進修，隨古印度——伊朗語言學教授（Professor in Indo-Iranian Languages）約克遜（A. V. Williams Jackson, 1826-1937）學習梵文、伊斯蘭文學及摩尼教（Manichaeism）教義和從事宗教史和比較宗教學的研究。<sup>12)</sup> 1924年春，原來於1919年由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博晨光（L. C. Porter）、高厚德（H. S. Galt, 1872-1948）、步濟時（J. S. Burgess, 1883-1949）、劉廷芳、誠靜怡（1881-1939）、羅運炎（1890-?）、胡金生、劉經庶（1880-1969）、洪業（1893-1980）、徐寶謙（1892-1944）、趙紫宸（1888-1979）等成立之“北京證道團”（Peking Apologetic Group）改名為“生命社”（Life Fellowship），身處海外的許地山受邀加入其中，成為“生命社”的社員。<sup>13)</sup> 1924年6月，許地山以“A Study of Certain Chinese Texts Relating to Manichaeism”為題取得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碩士（M.A.）學位。<sup>14)</sup> 許地山由於不慣美國生活方式，遂於8月離開美國，轉赴英國牛津大學學習。在許地山臨行前的7月8日，約克遜教授將其有關摩尼教（Manichaeism）的新著“The so called injunctions of Mani, translated from the Pahlavi of Denkart 3, 200”的抽印本贈與許地山，並祝願他在牛津大學的學習一切順利。<sup>15)</sup>

1924年9月，許地山抵達倫敦。許氏在他的老師易文思（Robert Kenneth Evans）的幫助下，暫住在Carnarvon Street, Barnet, Hertfordshire的宿舍裏。<sup>16)</sup> 9月14日，老舍抵達倫敦以便履任倫敦大學東

11) 參冰心：〈憶許地山先生〉，周俊松、杜汝森編：《許地山研究集》，2-4頁；（日）橋川時雄（HASHIKAWA Tokio, 1894-1982）編：《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鑑》（北京：中國華法令編印館，1940年10月），525頁；王皎我〈關於許地山先生的幾件小事〉，全港文化界追悼許地山先生大會籌備會編：《追悼許地山先生紀念特刊》，39-40頁。

12) 參許地山：〈摩尼之二宗三際論〉，《燕京學報》，3期（1928年6月），383-402頁，特別是“後記”（401頁）；顧毓琇〈紀念許地山先生〉，周俊松編《許地山研究集》，4-7頁。關於約克遜教授的行誼，詳參Charles J. Ogden, “Biographical Sketch of Prof. Jackson”, in *Prof. Jackson Memorial Volume: Papers on Iranian Subjects* (Bombay: The K.R. Cama Oriental Institute, 1954), pp.iii-viii.

13) 參《生命月刊》5卷6期（1924年），15頁。

14) Hsu Ti-Shan, *A Study of Certain Chinese Texts Relating to Manichaeism* (Masters 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1924)

15) A. V. Williams Jackson, “The so called injunctions of Mani, translated from the Pahlavi of Denkart 3, 200”,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April, 1924), pp.213-227. 榮按，此乃香港大學許地山面壁齋藏書；封面有約克遜教授鋼筆識語和“面壁齋圖書”（方印）。

16) 易文思（Robert Kenneth Evans）倫敦會牧師，牛津大學曼斯菲爾學院（Mansfield College）肄業，曾任燕京大學英語老師，並於1922年7月參加北京缸瓦市倫敦傳教會改為中華基督教會的自立運動，與老舍（1922年領洗，1899-1966）、許地山同任《缸瓦市中華基督教會規約》起草委員）參見老舍〈頭一天〉，《良友畫報》92冊（1934年8月15日），後收入《老舍文集》1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2月），20-24頁；又參老舍〈北京缸瓦市倫敦會改建中華教會經過紀略〉，《中華基督教會年鑒》第七期（1942年），45-50頁。

方研究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中文講師之職，初時也跟許地山同住在一起。<sup>17)</sup>這時，許地山爲了參加9月22日至10月3日即將在倫敦大學帝國研究院（Imperial Institute）召開的“帝國宗教大會”（A Conference on Some Living Religions Within the Empire），他趕緊把已寫好的〈道家思想與道教〉的中文稿翻譯成英文，並得到易文思及登勤（C. Duncan，倫敦大學東方研究學院畢業）兩位對翻譯稿進行潤飾。9月29日，易文思在宗教大會的“中國宗教”組上替許地山宣讀“Taoism”英文稿，而許地山也出席了會議。<sup>18)</sup>1924年秋天，許地山在倫敦會的經濟支持下，以“特別生”（Special Student）身分入讀牛津大學曼斯菲爾學院（Mansfield College）的哲學與神學課程。1925年10月26日，經東方語言學院（Faculty of Oriental Languages）中文教授（Professor of Chinese）蘇慧廉牧師（或譯蘇特爾、蘇爾慈、蘇熙洵、蘇赫爾；William Edward Soothill, 1861-1935；著有*The Three Religions of China*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13]）、卡彭特博士（Joseph Estlin Carpenter, 1844-1927；著有*Comparative religion*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913]，香港大學許地山面壁齋藏書即典藏乙冊）的審查，許地山以“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Pantheistic Thought in India and China”（佛教汎神論思想在印度與中國之發展）爲題之論文獲得牛津大學文科研究碩士學位（B. Litt.）。榮按，許氏的文科研究碩士論文的前半部爲翻譯一部有關“人”之起源的中國典籍（The translation of a Chinese treatise on the origin of man）；而事實上，他似乎參考過西方學者Samuel Laing（1812-1897）的*Human origins*（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895）〔香港大學許地山面壁齋藏書即典藏此書，書前有“許地山/牛津”的識語。除攻讀文科研究碩士學位外，許地山在牛津大學進修卻別有收穫。他在《東歸閒話》自述道：

牛津實在是學者的學國，我在此地兩年底生活盡用於波德林圖書館，印度學院，阿克蘭屋，〔社會人類學講室〕，及曼斯斐爾學院中，竟不覺歸期已近。……假使我底財力事業能夠容允我，我誠願在牛津做一輩子底書蟲。<sup>19)</sup>

榮按，許地山在牛津大學波德林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輯錄了《達衷集——鴉片戰爭前中英交涉史料》<sup>20)</sup>和替好友鄭振鐸默記了一些敦煌寫卷的俗文學資料。暇時，許地山與邵洵美（1924年留學劍橋大學，專攻英國文學，1906-1968）一起研究希臘文。<sup>21)</sup>他又在印度學院（Indian Institute）研讀梵文、印度哲

17) 參見老舍：〈敬悼許地山先生〉，周俟松編《許地山研究集》，415-421頁。

18) Hsü Ti-Shan, “Taoism”, William Loftus Hare edited, *Religions of the Empire* (London: Duckworth, 1925), pp. 245-271.

19) 引自萬方：〈許地山與香港的讀書風氣〉，4頁。榮按，許地山《旅印家書》（1934年4月30日）亦自述：“你（指許地山夫人周俟松）問我除研究梵文和印度哲學外還做些甚麼，你知道我一天總是在圖書館的時候多，過去在牛津大學人們開玩笑叫我書蟲，書蟲是蛀書的，但是讀書讀到深邃倒是我所樂爲的，假使我的財力和事業能允許我，我願意在牛津做一輩子書蟲，做書蟲也是不容易的，必須具備許多條件。我没有條件，只有抱著讀得一日便得一日之益的心志。”（《許地山研究集》，466頁。）

20) 參許地山編：《達衷集》（香港：龍門書店，1969年1月影印本），1-3頁。

21) 王皎我〈關於許地山先生的幾件小事〉，全港文化界追悼許地山先生大會籌備會編《追悼許地山先生紀念特刊》，39-40頁。

學、印度宗教源流和世界古代宗教比較，撰就了〈中國文學所受的印度伊蘭文學的影響〉一文。<sup>22)</sup> 與此同時，許地山常前往位於阿克蘭屋 (Acland House) 的社會人類學系講堂聽課。當時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 (Reader of Social Anthropology) 和系主任是著名的人類學家馬累 (Robert Ranulph Marett, 1910-1936年擔任社會人類學系教授, 1866-1943)。馬累以對道德哲學的發展、宗教信仰、宗教儀式的演變等方面研究見稱於世。在原始宗教上，馬累與泰勒、弗雷澤的看法不同，他反對泰勒的“泛靈論” (animism) 而主張“無生物有意識論” (animatism)，雖然他對弗雷澤的“科學論”有過批評，但他對《金枝》中有關“巫術”的理論則稱許不已。<sup>23)</sup> 馬累撰有 *The Threshold of Religion* (London: Methuen, 1909) [宗教學入門]、*Anthropology* (New York: H. Holt and Co., 1912) [人類學]、*Psychology and Folklore* (London: Methuen, 1920) [心理學與民俗學] (香港大學許地山面壁齋藏書即典藏此書) 等，據說許地山曾把《宗教學入門》全書翻譯，但最後沒有出版。<sup>24)</sup> 也許在馬累的影響下，許地山有計劃的搜求弗雷澤 (James George Frazer, 1854-1941) 和其他英國人類學家的作品。

1926年10月，許地山離英乘船回國順道經印度時，他又在羅奈城印度教徒大學 (按即今印度北方邦瓦拉納西 [Varanasi, 佛經譯作波羅奈城 [Benares] 之印度教徒大學 [Hindu University]) 研究梵文、梵文學、佛學和搜集印度野乘的資料，並接受了印度“詩聖”泰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 的建議——編一部適合中國人使用的《梵文字典》。1927年，許地山回到燕京大學文理學院任助教，除編纂《佛藏子目引得》三冊外，即搜習資料 (如Charles Rockwell Lanman [1850-1941], *A Sanskrit Reader: With Vocabulary and Notes* [Boston: Ginn and Co., 1903]; 香港大學許地山面壁齋藏書; 扉頁書題有許氏“面壁齋圖書” [方印]) 編製《梵文字典》的卡片;<sup>25)</sup> 此外又撰〈梵劇體例及其在漢劇上的點點滴滴〉。10月，許氏在北京書肆購 (日) 金山龍重 (Kanayama Ryūjū, 1892-?) 《世界宗教史》 (東京: 丙午出版社, 大正十四 (1925) 年十一月五日) 乙冊, 扉頁有“許地山 / (民國) 十六 [1927] 年 / 十月 / 北京” “G.A. Barton 原著 / 芝加哥大學” 等識語。<sup>26)</sup> 榮按, “G.A. Barton” 即George A. Barton (Professor of Biblical Literature and Semitic Languages in Bryn Mawr College; 1859-1942), *Religions of the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19) 的日譯本。同年, 許地山出任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委員。<sup>27)</sup>

1928年，許地山應李榮芳 (1887-1965) 之聘任為燕京大學文理學院及宗教學院 (School of Religion,

22) 葉啓芳：〈憶許地山先生〉，全港文化界追悼許地山先生大會籌備會編《追悼許地山先生紀念特刊》，334-38頁。

23) R. R. Marett, *The Birth of Humi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0), pp.12-18.

24) 參羅致平 (1911-2005)：〈紀念民間宗教斐家許地山先生〉“前言”，79-81頁。又趙紫宸 (1888-1979)：〈燕京大學的宗教學院〉(《文史資料選輯》第43輯 [1986年]) 亦說：“(許地山) 曾經研究人類學，對於宗教比較學是一個出色的學者。” (115頁)

25) 周俟松、王盛：〈許地山與泰戈爾〉，周俟松、杜汝森編《許地山研究集》，127-130頁。

26) (日) 金山龍重 (Kanayama Ryūjū, 1892-?) 《世界宗教史》 (東京: 丙午出版社, 大正十四 (1925) 年十一月五日) [許地山面壁齋藏書]，扉頁。

27) (日) 橋川時雄編：《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鑑》，525頁。



原為燕大神科，1925年3月改今稱)副教授，<sup>28)</sup>此後為宗教學院、法學院(The College of Public Affairs；1930年從應用社會科學院〔The College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改今稱)社會學與社會服務學系、文理學院國文系和歷史系之本科生講授原始社會、人類學、佛教哲學、佛教文學、梵文、中國佛教史、中國古代宗教史、道教史、中國禮俗史和中國通史(代鄧之誠〔1887—1960〕講授)等。同年，許地山又兼任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系任講師，講授人類學；於北京大學哲學系以兼任講師身份，代梁漱溟(1893—1988)講授印度哲學。這時他又擔任李鏡池(1902—1975)“《易經》底研究”課題的指導教授。<sup>29)</sup>為了對長江以南水上居民的民俗文化進行研究，許地山親自帶領燕大學生往上海等地作“蛋民”的民俗生態學調查。約在此時前後，他認識了李安宅(1924年9月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社會服務研究班學習，1926年畢業後直至1929年任社會與社會服務系學生助理，1900—1985)，並鼓勵他翻譯弗雷澤《金枝》刪節本中有關“交感巫術”(Sympathetic Magic)理論的部分。<sup>30)</sup>李安宅後來譯成此書，特請許地山任校訂之職，而此書亦改題為《交感巫術的心理學》在1931年5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1929年1月，許地山與周俟松在燕大朗潤園美籍女教授包貴思(Grace Morrison Boynton, “生命社”的社員；1890-?)家中宣佈訂婚。<sup>31)</sup>同年夏天，李安宅又把剛完成的馬林孺斯基(或作譯馬凌諾斯基 Bronislaw Malinowski, 倫敦大學人類學教授，1884—1942)《兩性社會學：母系社會與父系社會底比較》(Sex and Repression in Savage Society, 1927)譯稿交給許地山“逐句校閱一過”，又對許氏“並於中國相關之點指明印證與類比的情形，以便譯者附加按語，更要特別誌謝。”<sup>32)</sup>同年8月，許地山在北京書肆又購得(日)宇野圓空(UNO Enkū, 1885—1949)、赤松智城(AKAMATSU Chijō, 1886—1960)共譯《宗教史概論》(上卷)〔東京：博文館，大正十一〔1922〕年〕，扉頁有“許地山/(民國)十八〔1929〕年/八月”識語。<sup>33)</sup>榮按，《宗教史概論》(上卷)實乃美國學者杜爾(Crawford Howell Toy, 1836—1919),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 (Ginn, 1913)日譯本。也許約於同時，許地山亦購有(日)加藤玄智(KATO Genchi 1873—1965)《通俗東西比較宗教史》(東京：有朋館，明治三十六(1903)年十一月)〔許地山面壁齋藏書〕。關於這書的目錄，茲彙譯臚列如下：

- 一、宗教之起源及其發達之形式
- 二、埃及宗教之概況

28) 榮按，李榮芳，研究《舊約聖經》及古希伯來文專家，1926年12月—1928年6月任燕京大學宗教學院(School of Religion，原為燕大神科，1925年3月改今稱)院長。

29) 參李鏡池：〈吾師許地山先生〉，《宇宙風》122期(1941年9月1日)，85—96頁。榮按，李鏡池，1923年入廣州白鶴洞協和神科大學(Canton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研習文學，1927年畢業後入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宗教短訓班，1928年改讀國文系文史專業，1929年因所長陳垣(1880—1971)薦引入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1938—1941年於香港大學中國文史學系任許地山助手，幫助編纂《道藏子目通檢》。

30) 參李安宅：〈巫術問題的解析〉，《社會問題》1卷1期(1930年4月)，15—21頁。

31) Grace Morrison Boynton, *The River Garden of Pure Repose* (河畔淳頤園)(New York: McGraw-Hill, 1952), pp.56—86.

32) 參李安宅譯：《兩性社會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譯者序〉，6頁。

33) (日)宇野圓空(1885—1950)、赤松智城(1886—1960)共譯《宗教史概論上卷》(東京：博文館，大正十一〔1922〕年)。

- 三、巴比倫與亞述之宗教
- 四、猶太教之起源及其發達
- 五、波斯之二元教
- 六、基督教之發達：其一
- 七、希臘之神話宗教及其哲學之影響
- 八、羅馬帝國內諸宗教之混化
- 九、北歐民族之宗教
- 十、基督教之發達：其二
- 十一、回回教之一瞥
- 十二、基督教之發達：其三
- 十三、佛教以前之印度宗教
- 十四、釋迦之佛教與印度佛教之發達
- 十五、支那古代宗教與儒道二教發達梗概
- 十六、支那佛教發達與儒道二教關係
- 十七、西藏佛教的特色
- 十八、日本古代宗教概觀
- 十九、日本佛教發達與神道儒教
- 二十、結論

許地山面壁齋藏書尙典藏繆勒 (Friedrich Max Muller, 1823-1900) 原著, (日) 南條文雄 (NANJIO Bunyiu, 1849-1927) 譯《比較宗教學》(東京: 博文館, 明治四十 (1907) 年三月), 扉頁有“面壁齋”圓型朱印。

1930年, 許地山擢升為燕京大學宗教學院教授, 仍兼教於北大、清華及北京師大歷史系。他不僅注意民俗學資料的搜集 (例如: 民間歌謠和古跡紀實), 又打算編寫“中國服裝史”, 因此廣搜古畫的影印本和照片。此外, 許地山對“厭勝物” (Amulets) 資料也非常重視, 他也編過一本《壓 (厭?) 勝錢考證》的書籍, 搜羅歷代厭勝錢和攝製圖像, 但一直沒有付印。<sup>34)</sup>

1931年, 許地山指導黃華節 (1924-1926年隨廣州白鶴洞協和神科大學校長龔約翰博士 [Dr. John S. Kunkle] 學習宗教史, 1931-1933年在燕京大學宗教學院研究院學習, 1901-?) 研究人類學、道教史和中國禮俗史。<sup>35)</sup> 這時許氏把研究宗教史和禮教史的原則和方法傳授給黃華節。許地山強調治學和教學的法

34) 參建北〈許地山二三事〉, 8版。

35) 參羅致平: 〈紀念民間宗教史家許地山先生・前言〉, 《民俗》(廣州國立中山大學) [復刊號] 2卷3、4合刊號, 2頁。

門是“不靠書本而多靠視覺，真學識是由實地觀察和親身體驗得來。”<sup>36)</sup>所以他很重視“禮俗的田野考察”。1931年的第一個學期，許地山帶領學生到北平的社稷壇、天壇、日月壇、太廟和壽皇殿實地考察；第二個學期則領學生前往雍和宮看藏傳佛教喇嘛的“打鬼”儀式。榮按，許地山面壁齋藏書中即典藏有內政部北平壇廟管理所編印之《天壇紀略（附祭器樂器說明）》。據黃華節憶述，許地山對漢代以降的房中家言及道教“房中經”以至近世的“春意圖”也半公開地研究。許氏並就黃華節的疑問而端出多種法文、德文、阿拉伯文、梵文、日文專研性學的書籍，乃至於以春宮為辟邪護身銅錢和鼻煙壺、繪有春宮圖的四摺扇等，供黃氏參考；許氏更認為：“性畢竟是個重要課題，與食經、茶經、茶譜同等。”<sup>37)</sup>約於此時，許地山開始研究“扶乩”心理和鬼詩，蒐集了一厚帙鬼詩，題名《鬼唱集》，命黃華節寫導言（約二萬字），惟最後沒有出版；又指點黃華節進一步深研“紫姑傳說”和“紫姑卜”。<sup>38)</sup>這一年10月，許地山出版其另一專著《印度文學》，詳論古印度的“吠陀文學”及“佛教文學”以至“耆那教文學”等宗教文學。<sup>39)</sup>

1932年，許地山向燕大宗學院院長趙紫宸替其中國禮俗史班的學生申請兩天假期，親自率領黃華節等“坐四十里貨車，走四十里山路到北平遠郊的金頂妙峰山去體驗善男信女進香朝聖的‘宗教’虔誠”。<sup>40)</sup>同年7月30日，許地山與吳文藻（時任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黃華節、江紹原（時任河南大學文學院院長，1898- 1983）、李安宅（時任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助教）一起組織“野蠻生活史”編纂會，並以代表人的身份撰寫〈編纂“野蠻生活史”緣起和徵求同工〉的宣言：

……現在我們幾個人，就預備開始做這種工作。就是要把從所謂“開化”的時候起，一直到眼前止，存在於人類中開的種種野蠻現象，野蠻行為，野蠻制度以及一切蠻性遺留的表現，分爲若干類，詳詳細細，有統有系的編起來，希望

開成一個“人類野蠻大展覽”。總名叫做“野蠻生活史”，內容暫時按我們一時想到的，分爲十三個子目，標題如下：

- 一、飲食野蠻史（包括鴉片，煙酒，食人等）；
- 二、色慾野蠻史，關於所謂兩性生活的野蠻現象與風習；
- 三、娼妓史；
- 四、盜賊史；
- 五、奴隸史；
- 六、肉刑死刑史；
- 七、殺害史（殺嬰，殺老等）；
- 八、咒罵史；
- 九、醫藥史（包括蟲毒等）；

36) 黃華節：〈我所認識的許地山先生〉，燕京大學香港校友會編《燕大校友通訊》（1967年10月15日），64-65頁。

37) 黃華節：〈我所認識的許地山先生〉，燕京大學香港校友會編《燕大校友通訊》（1967年10月15日），65頁。

38) 同上。

39) 許地山：《印度文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年10月），1-22頁。

40) 黃華節：〈我所認識的許地山先生〉，燕京大學香港校友會編《燕大校友通訊》（1967年10月15日），65頁。

- 十、巫術史；
- 十一、迷信史（包括生殖崇拜等）；
- 十二、裝飾史；
- 十三、爭鬥史。

……我們的計劃，大約每個題目，得寫十萬字左右。體裁呢，既然叫做“史”，當然要順着事態演變的程序，從初開化時代（有時為明瞭根源，又得追溯到野蠻時代）敘述到現在。但我們的意思，除了說明一種事實演變流傳的經過之外，更着重它在所謂“文明社會”裏的殘留！若用專門一點的話來說，就是不單敷陳過去的事實，更注意現有的“Survival”。……我們的宗旨，只想褫剝文化的外衣，叫人看清它的腐臭的本質；只想揭破人類的面具，叫人認真他的兇殘的本相。<sup>41)</sup>

據此，可知許地山等所揭櫫的“不單敷陳過去的事實，更注意現有的‘Survival’，不啻就是宗教人類學者研究古代的“遺留物”（survivals）的主張。同年，許地山又撰寫《雲笈七籤校異》，正其謬誤。這一年的較後時間，許地山又介紹黃華節參加翌年6月至9月由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主辦河北定縣天齊廟等地之“禮俗調查”的禮俗研究員。<sup>42)</sup> 1935年，黃華節寫成《星空佳話》（上海：開明書局，1935年9月）。

1933年的春天，許地山途經台灣赴廣州中山大學社會學系作短期講學，講授人類學。<sup>43)</sup> 同年4月23日，他在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民俗學會的專題研究會上作《孟加拉民間故事研究》（共108頁）的報告。<sup>44)</sup>

1934年2月上旬許地山把《道教史》上編的卡片抄好，交商務印書館出版，自謂“上編述道家及預備道教底種法術，下編述道教發展中教相與教理”。<sup>45)</sup> 同年2月7日，許地山經香港出海，再度前赴印度普那（Punna）研究梵文、印度哲學和印度宗教。5月15日，許地山得到印度聖雄甘地（M. K. Gandhi）的追隨者Kashuarh M. Deshpande, B.A. (Hons.)、Narayau M. Deshpande, (Medical student) 惠贈 *M. K. Gandhi, My Early Life* (Bomba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2) [香港大學許地山面壁齋藏書]。許地山在彼邦居留了一年後，重回燕大執教。

41) 許地山：〈編纂“野蠻生活史”緣起和徵求同工〉，《（天津）大公報》，1932年7月30日（星期六），第2張，第8版，“現代思潮”（副刊）第45期。

42) 黃華節：〈我所認識的許地山先生〉，燕京大學香港校友會編《燕大校友通訊》（1967年10月15日），65頁；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禮俗調查的嘗試〉，《北平晨報》1934年6月27日，“社會研究週刊”40期；1934年7月4日，“社會研究週刊”41期；1934年7月11日，“社會研究週刊”42期；1934年8月1日，“社會研究週刊”45期；1934年8月8日，“社會研究週刊”46期；1934年8月15日，“社會研究週刊”47期；1934年8月22日，“社會研究週刊”48期；1934年8月29日，“社會研究週刊”49期；1934年9月5日，“社會研究週刊”50期。

43) 葉啓芳：〈憶許地山先生〉，全港文化界追悼許地山先生大會籌備會編《追悼許地山先生紀念特刊》，34-38頁。

44) 參楊成志（1902-1991）〈民俗學會的經過及其出版物目錄〉，《民俗》（復刊號）1卷1期（1936年9月），223-312頁，特別是294頁。

45) 許地山：《道教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6月），〈弁言〉。

1935年5月，許地山得到胡適推薦出任香港大學中國文史學系講座教授之職。同年6月8日上午，香港大學文學院長羅伯辛教授 (Professor Robert Robertson) 在這一年度的第六次文學院院務會議上確認香港大學教務委員會 (Council) 對燕京大學許地山教授出任香港大學中國文史學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之推薦。<sup>46)</sup>

同年5月11日，許地山於《(天津)大公報》發表〈近三百年來底中國女裝〉，分八次連載，他開宗明義地說：<sup>47)</sup>

穿衣服底動機有三：一為護體，二為遮羞，三為裝飾。這三種中以裝飾為最多變化。衣服底形式所以屢次變遷都繫在裝飾底趣味上。在蠻野社會中，男子底衣服多是為裝飾，而女子就多為遮羞。除掉護體底甲冑皮毛外，一切衣服都含有很重的兩性要素。文化低下的民族底裝飾包含文身，痲身，畫身，去毛，盤髮，變形等。文身是用利器劃破皮膚，使成種種花紋，塗上彩色，使它永遠不退。痲身是燒或割傷皮肉，使瘡愈後，永留疤痕。畫身是在身面塗上粉墨或其它顏色，如擦粉，畫眉，塗脂，點唇，染齒，染甲，都屬這一類。去毛有拔，剃，剪三個方法。盤髮如梳髻，打辮，總角，膠髮，都算在裏頭。變形如修甲，燙髮，束胸，束腰，纏足乃至無故鑲金牙等，都是。衣服底祖先是文身，痲身，畫身。刺劃在身上底花紋不能改變，畫上去底又容易掉，所以衣服一出世，它們便漸次消滅了。服裝底形式，大概可以分爲七種：一，戰利品底安置；二，威嚇作用；三，性的引誘；四，職業底表示；五，性別的表示；六，地域底特徵，七，宗教底信仰。原人披毛戴角，是為安置戰利品或增強披戴者威武，使人一見便起恐怖。性的引誘在服裝上佔很重要的地位，所謂“三分人，七分裝”，很可以表明這意思。兩性生活底束縛與解放也可以從衣服看出來。服裝上含有兩性作用底有下列四個方法。一，使身體增高，如穿高跟鞋，戴高帽之類。二，使身體增廣或縮小，如廣袖，闊裙，束胸，束腰之類。三，指示身體底特殊部位，如在耳，鼻，手，足，頸，腰等處，戴環狀或其它的飾物。四，指示身體某部底動作，如飄帶，鈴釧之類。職業沒有多少地域性，但在閉塞一點底地方，服裝底形式，和所用底材料，一看便可以分辨出那着底人是屬於什麼地方底。此外還有誇耀縫匠底手藝底衣服，因為技藝高下底不同，形式也隨着變化，近代的服裝所以變得這麼快就在這裏。營業上底自由競爭，加上穿衣服底人們底誇奇眩異，使裁縫和裝飾家得以時常翻新花樣。<sup>48)</sup>

在這裏，許地山嘗試從社會人類學角度闡述“民族——宗教——服裝——裝飾”四者的關係。

46) Minutes of the 6<sup>th</sup> Meeting (Session 1935) of the Board of the Faculty of Art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eld in the Commercial Reading Room on Saturday, June 8<sup>th</sup>, 1935, at 10a.m.

47) 許地山：〈近三百年來底中國女裝〉，《(天津)大公報》1935年5月11日(星期六)“藝術週刊”32期，3張，11版；1935年5月18日(星期六)“藝術週刊”33期，3張，11版；1935年5月25日(星期六)“藝術週刊”34期，3張，11版；1935年6月1日(星期六)“藝術週刊”35期，3張，11版；1935年6月15日(星期六)“藝術週刊”37期，3張，11版；1935年6月22日(星期六)“藝術週刊”38期，3張，11版；1935年7月20日(星期六)“藝術週刊”42期，3張，11版；1935年8月3日(星期六)“藝術週刊”44期，3張，11版。

48) 許地山：〈近三百年來底中國女裝〉，《(天津)大公報》1935年5月11日(星期六)“藝術週刊”32期，3張，11版

1935年7月，許地山接受香港大學文學院長羅伯辛教授（Professor Robert Robertson）所擬的聘書。<sup>49)</sup> 9月，許地山到香港履任香港大學中國文史學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之職，為香港大學文學院本科生講授中國通史、上古史與古物學、中古史、歷史方法、中國文化史、中國近代史、中西交通史、中國宗教史、中國哲學概論、佛教思想史、道教思想史、中國哲學論著選擇研究（佛藏、道藏、漢唐諸家思想、宋明思想、清及近代思想）、梵文等課程。蒞港以後，許地山仍時刻關心“服飾與社會”及“印度佛學與中國社會”等課題。

1935年9月上旬，許地山應香港華僑教育會邀請，於港僑中學禮堂作公開演講，講題為“中等學校之國學教學問題”，略謂國學應包括醫學、占卜、星相等學問，並指摘廣州市政府取締奇裝異服的舉措。<sup>50)</sup> 同月上旬，許氏應梅芳學校邀作題為“服裝問題”的演講，續對廣州當局取締奇裝異服的行動是剝奪人們對於服裝的自由權。<sup>51)</sup> 同年10月，許地山應東蓮覺苑的邀請，主講關於“梵文與佛學之問題”。<sup>52)</sup> 11月上旬，他又應利園佛學會的邀請，作題為“佛學與現代文化”的公開演講。<sup>53)</sup>

許地山在香港大學任教之餘，又與鍾榮光、洪高煌、金曾澄、陸靄雲、陳符祥、趙恩賜等於1938年6月在香港銅鑼灣道利園山創辦嶺英中學。此外，許地山亦積極支持學生的學術活動，如1939年2月24-27日，香港大學中文學會在馮平山圖書館舉辦“古玉展覽會”許地山應邀作專題演講，葉恭綽（1881-1968）《葉遐庵先生年譜》曾記此事：

四月（榮按：誤，當作二月）與許地山（贊堃）、馬季明（鑑）等開古玉展覽會於香港大學，先生講演力主應革除玩賞心理而從事於研究，謂“石器、銅器時代有一玉器夾雜其間，乃吾國之特色，言民族學、文化史、民俗史者，必須注意一時風氣之丕變焉。”<sup>54)</sup>

同年3月8日，許地山再應香港大學中文學會之請，用英語演講，講題為“中國古玉研究”。<sup>55)</sup> 業餘之時，許地山續編《梵文字典》及撰寫《扶箕迷信底研究》。1939年11月10日許地山為中英文化協會會員演講，講題為“三百年來的中國婦女服裝”。<sup>56)</sup>

事實上，許地山撰寫《扶箕迷信底研究》，是對當時國內新興的道教組織如道院紅卍字會（源於1916年山東濱縣道院，1921年成立於濟南，同年於天津、北京、濟寧設立分院；1922、1923年先後成立了六十多個分院；香港道院創立於1930年）頗有微言，對他們鼓勵信眾學習“扶箕”等方術尤其反對，許氏遂從

49) 羅伯辛教授為香港大學文學院“經濟及政治科學”學科的教授。

50) 香港《工商日報》1935年9月10日。

51) 陳君葆（1898-1983）：《陳君葆日記》（香港：商務印書館，1999年）1935年9月11日，上卷，160頁。

52) 香港《工商日報》1935年10月20日。

53) 香港《工商日報》1935年11月9日。

54) 遐菴彙稿年譜編印會：《葉遐庵先生年譜》（上海：遐菴彙稿年譜編印會，1946年），360頁。

55) 香港《華字日報》1939年3月8日。

56) 香港《星島日報》1939年11月11日。

批判的立場撰寫《扶箕迷信底研究》。<sup>57)</sup> 雖然如此，許地山在港期間，還是參加過道院紅卍字會香港分院的活動。如1940年4月23日紅卍字會香港道院（名譽會長王正廷〔1882-1961〕、艾香德牧師〔Dr. Karl Ludvig Reichelt, 1877-1952〕，會長李思浩〔1882-1968〕，副會長蔡寶田，會監劉鑄三，副會監廖知情，總務股主任王壽山，儲計股主任李鷺南，防災股主任黃文銳，救濟股主任阮慧忱，慈善股主任陳傑卿，交濟股主任蔡榮業）新會館落成慶典，來賓包括香港總督夫人、顏惠慶（1877-1950）、杜月笙（1888-1951）、王曉籟（1886-1967）、顏成坤（1903-2001）、李求恩、葉蘭泉和許地山等。

眾所周知，與同期的中國學者比較，許地山有較深醇的“西學”素養，但他並不專以歐美學者為崇尚，優秀的俄羅斯學者的著述也在介紹之列。1940年9月，許地山為香港大學中國文史學系本科三年（學生有金應熙〔Kam Ying Hee〕、劉殿爵〔Lau Din Cheuk〕等）及四年班生開“歷史方法”（Historical Method）一課，教材即用旅華俄國史學家噶邦福（Gapanovich, Ivan Ivanovich或作John Jan Gapanovich, 1891-1962年或以後於澳洲逝世；著名歐洲古代史學者Michael I. Rostovtzeff〔1870-1952〕的高弟；1931年起於清華大學歷史系任教希臘史、羅馬史、俄國通史、俄國近代史和歐洲海外發展史）的《歷史綜合方法》（*Synthetic Method in History*; 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年）。<sup>58)</sup>

### 3. 許地山的世界宗教史研究——摩尼教

前述1923年秋，許地山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與紐約協和神學院合辦的碩士課程進修，隨古印度——伊朗語言學教授（Professor in Indo-Iranian Languages）約克遜（A. V. Williams Jackson, 1826-1937）學習梵文、伊斯蘭文學及摩尼教（Manichaeism）教義和從事宗教史和比較宗教學的研究。當時著作等身的約克遜教授已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名教授，他撰有 *Zoroaster: The Prophet of Ancient Iran* (New York, Macmillan, 1899); *Die iranische Religion* (Strassburg, Trübner, 1903); *Persia, Past and Present* (New York, Macmillan Co.; London, Macmillan & Co., 1906); *Early Persian Poetr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0) *Zoroastrian Studies: The Iranian Religion and Various Monograph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8) 等。因此，約克遜教授膺選為當年芝加哥大學“The Haskell Lectures”的主講人，以“Manichaeism-Once a Rival of Christianity and Zoroastrianism”為總題，分別於1923年4月11日（星期三）、12日（星期四）、13日（星期五）、25日（星期三）、26日（星期四）、27日（星期五）的下午4時半講述摩尼教的教義和歷史。六講的講題如下：

1. Manichaeism and Mani Its Founder
2. Mani's Conception of the Universe
3. Creation of the Material World and Man

57) 許地山：《扶箕迷信底研究》（長沙：商務印書館，1941年6月）〈結論〉，107-109頁。

58) V.N. Jernakov, Ivan Ivanovich Gapanovich, Biographical Outline and Bibliography (Parkville, Vic. : Department of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1971), pp.1-7.

4. Mani's Religious and Ethical Teachings
5. Manichaean Eschatology – Fate of the Soul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
6. Historical Position of Manichaeism

而這六講的講題及內容摘要更由“The Haskell Lectures”籌備委員會預先印製成一小書，*Manichaeism—once a Rival of Christianity and Zoroastrianism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Haskell Lectures. Six Lectures by A. V. Williams Jacks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3)，以廣宣傳。<sup>59)</sup> 榮按，香港大學許地山面壁齋藏書即藏此冊，並與Francis Crawford Burkitt, *The Religion of the Manichees* (Cambridge: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5) 一起裝訂。許地山於1924年6月以“A Study of Certain Chinese Texts Relating to Manichaeism”為題取得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碩士(M.A.)學位。許地山由於不慣美國生活方式，遂於8月離開美國，轉赴英國牛津大學學習。在許地山臨行前的7月8日，約克遜教授將其有關摩尼教(Manichaeism)的新著“The so called injunctions of Mani, translated from the Pahlavi of Denkart 3,200”的抽印本贈與許地山，並祝願他在牛津大學的學習一切順利。<sup>60)</sup> (圖1) 此後數年，約克遜教授續寄其新刊的摩尼教研究論文抽印本，寄至牛津供許地山參考，如：

1. Jackson, A.V.W., ‘The “Second Evocation” in the Manichaean System of Cosmogony’, the Centenary supplement to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ct., 1924), pp.1-19. 榮按，此乃香港大學許地山面壁齋藏書；封面有約克遜教授鋼筆識語和“面壁齋圖書”(方印)。(圖2)
2. Jackson, A.V.W., “Contributions to the Knowledge of Manichaeis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44, No.1 (1924), pp.61-72. 榮按，此乃香港大學許地山面壁齋藏書，封面有約克遜教授識語和“面壁齋圖書”(方印)。
3. Jackson, A.V.W., “The Doctrine of Metempsychosis in Manichaeis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45, No.3 (1925), pp.246-268. 榮按，此乃香港大學許地山面壁齋藏書，封面有約克遜教授識語和“面壁齋圖書”(方印)。

1928年6月，許地山於《燕京學報》第3期發表〈摩尼之二宗三際論〉，該文為當時對於摩尼教教義介紹最為詳細的一篇文章。<sup>61)</sup> 該文“後記”自述：

---

59) *Manichaeism—once a Rival of Christianity and Zoroastrianism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Haskell Lectures. Six Lectures by A. V. Williams Jacks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3), pp.1-12.

60) A. V. Williams Jackson, “The so called injunctions of Mani, translated from the Pahlavi of Denkart 3, 200”,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April, 1924), pp.213-227. 榮按，此乃香港大學許地山面壁齋藏書；封面有約克遜教授鋼筆識語和“面壁齋圖書”(方印)。

61) 林悟殊：《摩尼教及其東漸》(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1頁。



這篇文章不能算是個人研究結果。大部分是從歐美學者的著作撮譯出來。我要感謝我的師傅約克遜教授。我在紐約時從他學梵文及伊斯蘭文學。關於摩尼教義的研究，我從他領教不少。因為有些朋友問及摩尼教義的大概所以有這篇文章。我願意將幾本重要的參考列在底下。<sup>62)</sup>

事實上，許地山並不是最早研治摩尼教的中國學者。1909年，蔣斧撰有的〈摩尼教流行中國考略〉，1911年羅振玉首次把從敦煌發現的漢文摩尼教殘經予以刊布。<sup>63)</sup>另外陳垣對羅振玉發刊之《波斯教殘經》和《摩尼光佛教法儀略》下半截，重新校定，並以《摩尼教殘經》（一）及《摩尼教殘經》（二）之名，發表在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三號（1923年7月）<sup>64)</sup>，惜未對摩尼教殘經之教義作出深入分析。而對《摩尼教殘經》之教義作全面地分析說明者，則首推許地山〈摩尼之二宗三際論〉一文。

許地山在〈摩尼之二宗三際論〉的末尾列出數種重要的參考資料，包括：

1. Burkitt, Francis Crawford, *The Religion of the Manichees* (Cambridge: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5)
2. Browne, Edward Granville, *A literary history of Persia* (Cambridge: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0)
3. Chavannes, Edouard, and Pelliot, Paul, *Un traité manichéen retrouvé en Chine*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12).
4. Legge, Francis, *Forerunners and Rivals of Christianity, Being Studies in Religious History from 330 B.C. to 330 A.D.* (Cambridge: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5)
5. Michell, Charles Wand, *Saint Ephraim's Prose Refutations of Mani, Marcion, and Bardaisan* (London: Published for the Text and Translation Society by Williams and Norgate, 1912-21)
6. Newman, A.H., "Introductory Essay on the Manichaeism Heresy",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Vol.4. (1909), pp.5-36.
7. Jackson, A.V.W., 'The "Second Evocation" in the Manichaeism System of Cosmogony', the Centenary supplement to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ct., 1924), pp.1-19.
8. Jackson, A.V.W.. "Contributions to the Knowledge of Manichaeis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44, No.1 (1924), pp.61-72.
9. Jackson, A.V.W., "The Doctrine of Metempsychosis in Manichaeis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45, No.3 (1925), pp.246-268.

筆者認為許地山除接受乃師約克遜教授有關研究摩尼教的觀點外，他解釋三際論時主要的憑據也許主要來

62) 許地山：〈摩尼之二宗三際論〉，《燕京學報》，第3期（1928年6月），383-402頁。又參許地山著，任繼愈編：《道教、因明及其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33-50頁。

63) 王見川：《從摩尼教到明教》（台灣：臺北新文豐，1992年），4-6頁4-6。

64) 參陳垣撰：《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一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375-397頁。

自參考過Francis Crawford Burkitt的 *The Religion of the Manichees*。茲舉“第二次召喚”(Second Evocation)的說法以言之。在中際時，黑暗群魔進入光明之國，光明王國陷入一片混亂。大明尊見勢色不對，急忙召喚出一位叫善母的神，這是“第一次召喚”。<sup>65)</sup> 善母自己又召出一位叫先意或叫初人的神為她的兒子，而先意便是對付入侵的暗魔。先意又召出五明子作為他的兒子。五明子指氣、風、明、水、火等五種光明分子。可是這次的對決，先意大敗而暈倒在戰場上，五種光明分子則為暗魔吞噬。如果不救出先意及五明子的話，光明王國是不完整的。基於這個要求下，所以有“第二次的召喚”。<sup>66)</sup> 據許地山所言的第二次召喚，情況是這樣的：

先意從昏睡醒過來以後，就到大明尊面前，請求他的援助，於是“第二次的召喚”就發生出來。巴可奈引摩尼的話說，“當先意的心識恢復時，便七次向大明父祈求，於是有第二次的號召，將光明的朋友(簡作朋友 le habbībn Nahīrē，直譯當作光明之被愛者)召出。光明的朋友再召出大般(le Ban Raoba，意譯為建築者)。大般又召出淨風(le Ruha Hayya，意譯當作生活的精靈)。”又斐赫利斯特(Fihrist)引摩尼的話說，“光明境界的王遣別神去救他(先意)，從黑暗的手裏將他解放。那被遣去救初人的便是光明的朋友。他一下來，初人便與那被黑暗的精靈所擄及幽閉過的一起從地獄的環境解放出來。”<sup>67)</sup>

許地山的解釋同於Burkitt，<sup>68)</sup> 而且有關的解釋差不多完全和乃師約克遜教授所說的相同，現引錄相關的文句以茲對照：

Referring to this Second Evocation the Syriac writer bar Khoni (quoting the words of Mani) says, “When Primal Man regained his senses (lit. ‘mind’), he raised a prayer seven times to the Father of Greatness (i.e. the Godhead), and He evoked a Second Evocation, (namely) the Friend of Light; and the Friend of Light evoked the Great Ban; and the Great Ban evoked the Living Spirit.”<sup>69)</sup>

65) 西方文獻一般譯為Mother of the Living 或Mother of Life 而約克遜教授曾有專文討論善母釋名的問題，見Jackson, A.V.W. “Contributions to the Knowledge of Manichaeis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44 No.1 (1924), pp.61-72.

66) Jackson, A.V.W., ‘The “Second Evocation” in the Manichaeic System of Cosmogony’, the Centenary supplement of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ct., 1924), pp.1-19.此文對第二次召喚有詳細的論述。

67) 許地山著，任繼愈編：《道教、因明及其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37頁。

68) Burkitt原文言：“When the Primal Man recovered from his swoon, he entreated the Father of Greatness to come to his support. So a second creation, or rather evocation, of Light-powers came into being, which were the Friend of the Luminaries, the Great Ban and the Living Spirit.” 參Burkitt, Francis Crawford, *The Religion of the Manichees* (Cambridge: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5), pp.25-26.

69) Jackson, A.V.W., ‘The “Second Evocation” in the Manichaeic System of Cosmogony’, From the Centenary supplement of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ct., 1924), pp.2-3; idem, *Zoroastrian Studies: The Iranian Religion and Various Monograph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8), pp. 249-251.

可見兩者同時引用敘利亞景教僧侶巴可奈或譯作巴爾庫尼（Nestorian Bishop Theodore bar Khoni；活躍於公元六世紀末）的說話，均言先意的心識恢復時，便七次向大明父祈求，於是有第二次的號召。顯然許地山對第二次召喚的解釋是傾向以西方文獻作為背後的理據。

又例如許地山對《摩尼教殘經》（二）之引用問題。許地山引《摩尼教殘經》（二）除了用作介紹三際論之外，還引用了有關文獻來說明摩尼教中四位一體的教義及僧侶們在寺院的生活概況。在說明四位一體時，許地山指出四位者是察宛（即是明尊）、光明、威力與智慧。但也同時指出這四位一體在現存的漢文摩尼教殘經中未見解明，只在《殘經》（二）中之經文裏有“四寂法身”，可惜底下已經殘缺，為了證明四位一體之論，他引用了《殘經》（一）之經文“《寧萬經》云，‘若電那勿具善法者，清淨光明，大力，智慧，皆備在身，即是新人，功德具足’”。電那勿是譯作摩尼教的僧侶，所謂善法，即是聖教，信者若具足功德，便有“清淨光明，大力，智慧”在他身中。在這三樣以外，再加上無上明尊便是四寂法身了。<sup>70)</sup>但是僅以《摩尼教殘經》（一）來引證四位一體之論仍嫌不足，故許地山再引一段西文資料加以佐證：

The Belief in the Four Great-majesties (lit. Greatnesses), namely, (1) God, (2) his Light, (3) his Power, and (4) his Wisdom. Now, (1) God, whose name be glorious, is the King of the Paradises of Light; (2) his Light (is) the Sun and the Moon; (3) his Power (is) the Five Angels, namely, the Zephyr, Wind, Light, Water, and Fire; (4) his Wisdom, the Holy Religion.<sup>71)</sup>

與《摩尼教殘經》（一）比較，（1）至（4）所言的便是察宛（即是明尊）、光明、威力與智慧。許地山依約克遜教授的說法，是因為這四位一體的說法見諸吐魯番的殘片（Turfan Pahlavi Fragment），而且和土耳其摩尼教殘片（Turkish Manichaean Fragment）有相同的內容。另外約克遜教授認為摩尼信徒接受二宗三際教義之後，便是認識四寂法身（t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Four Calm Bodies of the Law, which Four Bodies of the Law are….’），而四寂法身是進入此教信仰的規條。《摩尼教殘經》（二）雖是殘缺之經文，但許地山認為漢文經文有關四寂法身的部分可與吐魯番殘片和土耳其的殘片互相引證，故有此引申闡發。這點具見許地山在說明四寂法身時基本上都是沿用乃師約克遜教授的說法，以補充《摩尼教殘經》（二）之不足，這點正是許地山研治摩尼教文獻和把西方的觀點介紹給中國學術界的貢獻之一。

70) 許地山著，任繼愈編：《道教、因明及其他》，35頁。

71) Jackson, A.V.W. “Contributions to the Knowledge of Manichaeis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44, No.1 (1924), p.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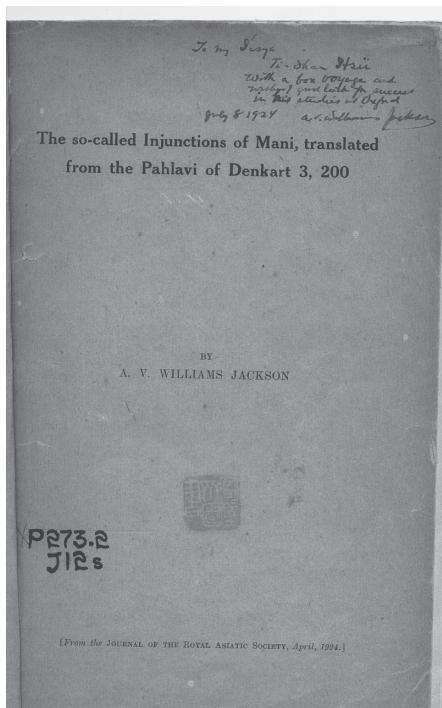


図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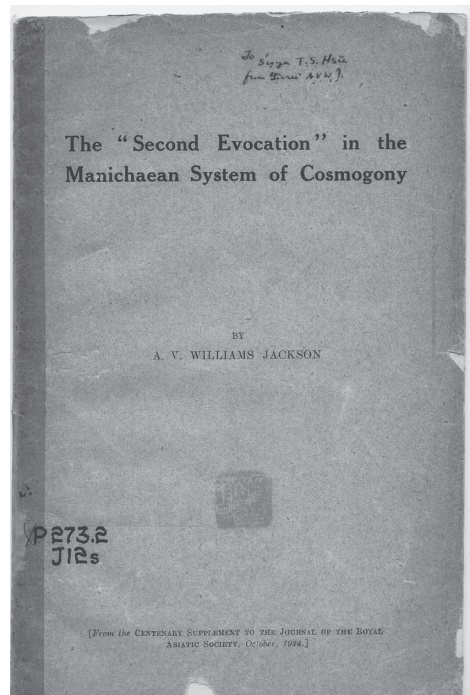


図 2